

镇坪的冰洲石

王 晓 群

鸡心岭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在陕西省的最南，理所当然也是西北最南。地图上很好找，大西北最东南的镇坪县，基本在中国鸡心岭的中心。

岭上有一三角形的高塔，塔东是湖北，南是重庆，塔北就是陕西省了。三省交界，自古就有“登上鸡心岭，一脚跨三省”之说。也是西北、西南和华中交汇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茫茫的大巴山，主脊从西北向东南延伸中，就在鸡心岭位置闪出了一个垭口，鸡心岭就成了三省边陲上的重要关隘。一个故事多事地。

这里庞大的山体垂直切割，奇峰兀立，雄奇险峻。崇山峻岭中有一条古老的盐道，由岭下的重庆大宁厂向北，翻越大巴山后路分几支，后又呈网状不断延伸到汉水边。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背盐人，露出性命，行走在这条血汗与黄金铺就的盐道上，把食盐源源不断的运往陕南与鄂西北，又把丝绸、茶叶、生漆和中药材运往长江三峡。就是这条盐道给我们今天研究大巴山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许多无法破解的谜。

关于鸡心岭的自然价值和这条古老的盐道，早已成了研究者和旅游者的热门话题。但鸡心岭蕴藏着神奇的冰洲石资源却无人知晓。二十多年前我探访过，就在母猪洞与老鼠洞中间一条叫黑沟的山沟里。

冰洲石是碳酸钙的晶体，具有最大的双折射功能和最大的偏光性效果，是已知物质中不能人工制造和无法替代的天然晶体。常用于光学工业中偏光棱镜和偏光片。是制造天文望远镜目镜、微距仪的心脏材料。也用于宝石二色镜中的棱镜。

那次的探访是一个盛夏天气，我们沿着古盐道而上，先到黑沟口。说是沟其实没有水，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根本就没有路。地上的石头长满青苔，每走一步都得先将面前的草打倒，看清脚底的情况，用刀劈开一条路，然后将脚稳稳再挪动第二步。

幸好，沟不深，大约五十多米就到了尽头。古木森森，异常潮湿。我们向上攀爬，顺着岩壁攀爬，岩石光滑，且湿漉漉的。手紧紧抓住树干，或紧扣突出的岩石，一步一步向上爬。大约三十多米高处，有一天洞穴，高约三四米，深不过七八米。洞内相对平坦且干燥。

停下脚步休息时，我们发觉脚上、腿上和身上爬上了黑色肉肉的小家伙，原来是蚂蟥，十分恶心！咬人奇痒，伤口还血流不止。忙先清除蚂蟥后，我们这才环顾周边。眼前一亮，地上都是一些白色透明的石块。

石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大的有如碗口。拾起来拿到手中认真观察，不同于一般的岩石结构，晶体呈有规律性排列，无论大小，即便是沙粒般，都是一样的菱形方体。拿出资料进行对比，符合冰洲石的基本特征。

顺着洞口察看，整个洞体全是白色的晶体，就连我们攀爬的来路，其实都是晶体的岩壁，只是被泥土和水锈掩着，没有我们发现。

我们不是专业地质勘探者，也不是专业光学研究者，无法判定其储量和质量，更没有能耐从紧紧的岩体中取出镶嵌的矿石，只能顺手捡几块矿样做个纪念。

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把矿样擦洗干净。非常奇特，非常明亮，玻璃一般。拿一根线透过晶体，显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两根；再照着任何文字或物体，显现的都是双重叠影。看似玻璃或水晶，却区别于玻璃和水晶，玻璃和水晶是不可能具有折射功能，更不可能产生双重叠影。更不可思议的是，每块石头的晶体不仅仅是棱形体，其角度还分别是75度的锐角和105度的钝角，不偏不倚，丝毫不差。神奇的排列，大自然的密码，我们无法破解，只能敬佩。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镇坪县在发展旅游事业中，把鸡心岭古盐道作为重要内容。能不能在展示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把这一珍稀的冰洲石矿产资源展示出来，如果处理好保护与展示的关系，鸡心岭的旅游将会更加精彩。



冰洲石是碳酸钙的晶体，具有最大的双折射功能和最大的偏光性效果，是已知物质中不能人工制造和无法替代的天然晶体。



(非虚构)

乡村人物

黎 胜 勇

羊 信

认识邓士贵，是他和我老家对门峙户，还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买他家自产的“秋山蜂蜜”。我喜欢蜂蜜，买蜂蜜有经验，是比较挑剔的买主。

“老邓，今年的蜂蜜还有好多？”“家里还有五百多斤，上头的还没取，要等菊花开。菊花蜜是最好的。上面的菊花在开了。”他停了一下，又解释说“菊花，是从高山往低山开的。”“你还割漆？”“我见他手腕上，脖子上有一块一点的黑漆痕。”“我割漆不大大。我主要是喂羊子。”“你喂了好多羊子？”“今年不多了，上面还有五六十头。往年多，我喂羊子，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你的羊子，一年能长好多斤？我曾经问过一个放羊的，他说他的羊一年最多能长七十斤。一年收干把块。”“我的羊子啊，一年能长百多斤。”他笑笑地说。“那你是啥窍门？”“我的羊，种不一样。”“哦，那你的收入是人家的二倍，不得了。那羊肉味道怎么样呢？”“我们平利县城的，安康的、重庆巫溪、巫山的，凡是买我的羊肉的，都说好吃。”他停了停又解释说：“我的羊，不是布尔山羊。是儿子在网上看到的，我们专门从外面引进的。”“是从什么地方？”“山东威海一个什么地方。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我花了前后二十多万。种羊一头两万块，我一回买了四头。还有母羊，二十多头。拉回来前后二十多天。羊子路上还晕车，回来就打针。光打针，就打了一万多块的。”“你有眼光，也舍得投入。”“那还是的。”他笑得比较自豪。“我们这一方的人，哪个舍得一回花二十多万喂羊子啊。本钱，

跟你这么说吧，老四这人，除了勤爬苦做，此外，没有故事。

村街西面秋河边的一个八挑谷子的大田——我们地方衡量水田面积，不说几亩，而说几挑谷子。箩筐装一挑谷子，一百五六十斤。收五挑谷子的田，就合一亩。——田从中间分两半。老五种靠路边上一头的，老四种里面一头的。这个晚秋时节，田两边的油菜苗，长得大不一样。老四的油菜，兜是兜行是行，胖乎乎，乌唧唧的，一根草都不见。

这天，赶上老五在田里锄草。草是棒草，像人种下的，细而密，绿油油的绣在每兜油菜周边，都是一排高的。老五的油菜，苗子矮半头，稀稀拉拉。和他四哥的一比，长势差别很明显。

“老五啊，你的油菜咋要比老四的矮些啊。”我站在门前晒谷平台上跟远远的老五搭讪话。俗话说，人怕揭短。老五对我这话敏感，答话时不并停手，低头只顾锄他的草。

“哪个搞得赢他。他没得事了，尽往里面泼猪尿粪。”

听老五的意思，是老四施肥多。还有一层意思是，他外出做零工的时间多。老四一般只在自己的地里做。听人说，老四也不是不乐意外出，是你工资开低了，他嫌划不着。

每天早晨麻麻亮，村里早起的，有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下地干活的人，一方面，是晨练的人。尽管各自家庭背景不同，家庭收入来源不同。但是他们碰见，能够相互打声招呼，相互欣赏，他们热爱生活的态度，是相同的。在村里爱早起的人中，一般来说，数老四最早。

老四的大名叫宁忠全，这个大名，只有村干部偶尔叫。其他人叫的不多。在宁家么房，他排行第

还是在矿上挣的一点钱。我原来是想让儿子买个十几坐的面包车，跑客运的。儿子也同意了，他拿到钱，出门找亲戚伙计玩了几天，回来跟我说，爸爸，我们不买车了。我们养羊子。他就把网上看到的信息给我讲了。我一想，也要得，我们老庄子秋山阳坡，山场大，好喂羊子。就这样，就搞起来了。说实话，得亏那那没买车，你看，现在，县上贴钱跑的公交车都开到村上去了。”“你的胆量可以。”

一个人，当他打开心扉，让你深入了解了他更多故事，你就像是看到了一部新书。我对面前的老邓有点刮目相看了。“你看我这个样子，不像波？”他看到我在审视他。解释说“在外面，人家说我不像下力的人。我可是还能吃苦。羊圈，数我盖得好。干爽，羊粪自动排走，冬天保暖，夏天通风，还防蚊子。羊圈周围，我种包苞做饲料。刺羊子，治病打针，我都会，我儿子也会。我们用的药，都是在网上从哈尔滨药厂买的。”“最多的时候，羊子繁殖到好多？”“五百多头。前年去年价钱好，卖得多。你晓得，我这个羊种，价钱大，我不卖活羊。前年，巫山一个老顾主，找到我连襟，要买我的活羊，赖面子不活，勉强同意匀给他五十头大的。人家也是爽快人。开口二十九块一斤，价钱也是可以。结果，他一气秤了九十头。大的还有一百七十斤的。”“这一笔收入不小！”他笑了一笑，回避了透露那笔收入。我暗自算了算，那是差不多二十万。“去年，羊肉卖上四十二三块。我一回杀得还留下五头羊，今年又繁殖到五

四。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来狗，已经结婚生子，在镇上开网店卖山货特产。已经买了房子独立门户分开住了。小儿子龙娃，还没成家，在广东打工。

老四的田里，今年破例没栽稻谷。“老四，今年咋的没栽稻谷？”“吃晚饭的时候，隔着街道，我问坐在门口木椅子上吃饭的老四。“没栽栽，陈的还有两三蛇皮袋子。还够一年吃。你吃吧，老表？明天来尝一哈，好吃。”老四说话的时候，口腔里的饭还没完全咽下去，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含糊。

“好吵”。我们不是什么亲戚，年龄差不多，同住一条街上，他母亲和我母亲同姓。从小，我管他妈叫姨，他把我妈叫姨，平日里，他以老表称呼我们兄弟。

村里人都知道，老四有个爱吃腊肉丁煮酒米饭的嗜好。一年四季，他家这样的饭食，几乎是隔顿不隔天的。现在，在家里吃饭的人少了，粮食吃不动。

“吃到禁饿，不渴，一天喉咙里凉凉的”。这是老四给予的解释。

田地里，老四的活路重。一年三百六十天，他是个不知道累也不知道玩的人。补充体力和能量，差不多就全靠这肉煮酒米饭和啤酒了。

老四一天要喝两瓶啤酒。当然不是什么好酒，也就是本省产的十几元钱一抓子一瓶不到两块钱的“汉斯”。晚饭时候一瓶，早上起来不喝水，带一瓶出门，雷打不动。

不论刮风下雨，老四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是营盘梁下他的自留山。前几年，老四不声不响的一个人摸索在地里盖了三间土墙瓦屋，外带一个猪圈，用塑料管从凉水井引来了水。搞起了只喂生食

十多头了。”“够快的。”“我们的羊子一窝下七八个，还有上十个的。”“你还是辛苦啊。”“辛苦是辛苦，我还种了百多亩核桃树，五年了。我今年羊子少，儿子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山上，感觉体力有点招架不住了。主要是一个晚上回到住的地方，骂人话，冷锅冰灶的。屋里，老婆子颈椎不好，还有孙娃子。再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也算是养殖大户啊，村上的干部，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的。”这个拼命挣钱的，也挣下了烦恼。明显感觉到，他需要安慰，需要人情关照。我想了想支招说：“你得请一个劳力。你的脑瓜子好，要多用你的脑壳。你要把体力蓄一哈。重活路请个人做。这样一来，在山上有个说话的人。二来，你心理的负担也就轻松一些。”他迟疑着，没有明确回答我。我在想，用他现在这个基础，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把这个养羊的产业做大，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富裕。“你的意见，我回头也跟驻村扶贫的张书记说说，他是个好领导，也许能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帮助。”

“我不是想要啥子帮助。我是看现在这样抓扶贫，你帮懒人，帮得再多，他自己稀泥巴扶不上墙，坐吃山空，永远还是懒。”

他说的，是扶贫要扶志的问题。是整体脱贫后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实质问题。我在想，政策上，我们既要帮贫困户的，还要重重奖励，鼓励自己发奋图强的。靠树正气，带风气。

的原生态养猪。那地方有他种的一块地。地里种的是洋芋、苞谷、红薯，收成就地解决，全部喂了喂猪。

今年，坡上圈里的猪是五大头。我去看了，每头约三百斤。家里的圈里还有三大头。他的猪，体型浑圆，长条，像只装满粮食的白布袋子，没有肚膈。猪肉卖价和市价同，但肉味不同。听他说他猪老五学幼教的娇气女儿娟娟，是个挑食的主儿，这女娃儿都说“四伯家的猪肉好吃”。今年的猪肉已经全部被人预先订了货。

第二天中午，我到隔壁商店里提了两抓子啤酒，到老四家吃饭。见他客厅角落里，啤酒和空瓶有好大一堆。

“要不得呀，老表。”他忙接过东西说。“知道是你的爱味。又不值钱。”坐下来我说。他拿一次性塑料杯倒了一杯茶，递给我的是十块钱的“磨砂猴王”烟一支。”“我就吃五块钱的，这是给人家做活路，人家给的。”他笑笑说。

“你的肉价，价钱今年你要涨点儿吧？”我说。“我不涨。人家卖好多，我卖好多。”老四的笑脸，有点憨，感觉他笑的时候，嘴是嚼着的。

“你的猪不喂饲料，这么卖，那你有几斤亏。”

“人家的饲料还要钱。我种苞谷，套红苕，一年猪吃的粮食等于捡的，又不花钱，那不亏。”

哦，原来，老四是这么算账的。他的劳动，是不记人成本的。“我也定半边吧，二十块一斤，你帮我抗到。”

“要得。你要，那么好意思要钱，我再便宜一点儿。”

“你再要便宜，那我就不要了。”正说着，他老婆把酒米饭端上来了。

2020，我们一起走过

秋 木 子

回首这一年，有太多的记忆和故事需要铭记。身边点点滴滴的变化汇集起动人的故事，城还是这座城，人还是这些人，但一切都已成为亲切的怀念。

正月一场疫情让我们都窝在家里，多年不见的朋友留下匆匆的脚步，多少年迈的父母感受到天伦之乐。我们包饺子，做蒸面，油炸丸子，酸汤面，重新感受慢节奏的生活。我们认真地开展家庭一日游，客厅三部曲，厨房大比拼，以老少齐上阵，偷得浮生半日闲。疫情不好，但让我们都感受到了活着真好！

二月来了，春的气息散开冰河，融化人心，大家带着口罩，看着城门下的“安康”，期盼山河无恙。口罩的严实，遮不住人心的向善，大家眼神的交流都是相互的问候，2020你就这样深情款款地来了。

三月耕牛遍地，布谷鸟声声，市里、县里，乡里、村里，人人都大胆地走出家门，张开臂膀，拥抱时光，用奔跑的姿态，祭奠失去的时光，每个人都懂的时光最珍贵，岁月最无情，奔跑吧，把输掉的日子从三月来找回。最好还是人间四月天。口罩可以慢慢摘掉，雪糕可以塞进嘴巴，姑娘们从箱子底取

出长裙，验证季节的变幻，老人们脱掉了棉衣，焕发了新的精神。金州路更亮了，高新区更美了，汉江两岸人潮更多了。疫情还在，但生活还得继续。

人生少阴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街头的大娘使劲对你说，我的杏不酸，小伙子尝尝，小伙子把杏递给身旁的姑娘，一句酸得想我的老娘。时光就这样慢慢走，时光就是那么长。别有期待，期待不如当下的时光。

六月啊，火一样的夏天，火一样的时间。汉阴的荷塘人头攒动，石泉的后柳满目阴凉，平利的茶山绿流涌动。身边的朋友又在唠叨，谁谁疫情期间的恋爱订婚了，谁谁疫情期间的宝宝长大了。隔壁张大爷的孙子打工寄回了钱，李大娘的儿子给她买一台空调。六月啊六月，你把上半年的时光用完了。

七月来了，听说安康富强机场快建成了，安康高速搞快了，还有人说平利正阳草甸上的巨草有丈八高，千层河的水清的可以当镜子照。看了新闻，武汉的疫情正处于关键时刻，很多人今天还在活着，明天就永远也不见了。单位的会议研究了很多下半年的大事，门房的保安挺直了腰板，监测体温成

了习惯，所幸我们都活到了下半年了。八月四桥下的夜市活跃了，江北的跳蚤市场火爆了，一河两岸走路的人多了，夜间经济起来了，大家都要生，都要活。向下的压力越大，向上的种子越牛。锻炼的人汗流浹背却不叫苦，摆摊的人西瓜送到买家车跟前也不喊累。还有几个大娘在金州广场调的广场舞，把汉江河的水都振醒了，一望无际的山里，几亩秧田，稻子快熟了。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我写了个重阳的打油诗，家有稚子不重阳，家里娃还小，过啥重阳节，赶快买点黄酒，回家去陪父母。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说这一年过得快啊。娃也唠叨，要月考了，我害怕。我看见几个做生意的，也看见几个在仕途的人，惆怅的影子和过重阳节一样。过是个“不好”的节日，不过又是个重阳节。生活就在这样的纠结中，跌跌撞撞向你走来。不用反抗，享受总比反抗舒服。

十月来了，上河一片红，我们的祖国迎来的伟大的节日。一场疫情，彰显了我们社会主义优越。多难兴邦，不管是80,90，还是00后，仿佛一夜之间都长大了。医院里那些被口罩勒的脸蛋变形的小姑娘，那些被防护

服累垮的好医生，那些拼在一线卫国为国的人，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人。这个月，注定被这些人占据，我们要铭记他们，铭记这一年。平镇高速通车了，一时间成了安康最热的话题，是啊，这一年，我们盼了多少天，盼了多少年。魅力美丽镇坪出发吧，镶嵌在安康的绿宝石必将熠熠生辉。

十一月昂首阔步的走来，富强机场早已开拔了第一波。外面打工的娃和疫情期间谈的对象也订婚了，彩礼10万。他没有借钱，用自己的拼搏圆了梦。新打的稻谷也入了仓，媳妇给做了一顿新米米饭。我看了看墙上的钟表，问她这一年都快过完了啊，我该怎么办。有人指着汉江河的水，这河里的水哗哗的流，也没人管。

十二月来了。昨天安康高速通车了。朋友圈转了很多。可喜可贺，圆梦小康。算一算快过年了。这一年我们怎么总结呢。说收获，应该是活了下来，疫情这么大我们都活着。说畅享，怎么去畅享，有个同事说，明年我想结婚。还有个朋友西康高铁快动工了。我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我要去睡觉，明天还要写材料，天快亮了，鸡就会叫。

多行好事莫问前程

怡 霏

吗？是贵人相助吗？都不是。文章中有一段话，正好给出了答案。“现在回头想一想，人啊！要多做好事，善事，心存善心。还要勤奋，能吃苦，能背脊。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要急功近利。在人生的路上不但要有贵人相助，更要抓住机遇。机遇任何时候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了我的学生，希望他们能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年轻人眼界开阔，知识面广，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强，这是他们的长处。但先天的不足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校和家庭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学生成绩上，其它方面有所忽视。譬如耐挫

力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培养，吃苦耐劳的培养等等。近来各地连续发生好几起学生自杀事件，让人痛惜！多么年轻的生命啊！那么轻易就放弃了。他们的父母、老师该有多难过呀！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谁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他们早些明白这些道理，应该不会那样选择吧？在《推荐上大学》这篇文章里，有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王永堂先生当年被抽调去参加县武装部组织的“赤脚医生”三防培训。由于通讯不发达，传的信口时间弄错了，提前三天到了报到点。这三天的，他洗了一天菜，铲了一天谷壳子，又守了一天电话。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不计份内份外。仅此一点，许多正在实习或

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就做不到，或不屑去做。也许觉得干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太浪费时间，大材小用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岗位用人单位急着招人而没人愿意去；另一方面一些学生毕业后宁愿在家啃老却这也不想干哪也不想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有的梦想都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梦想才能实现。

俗话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胸有大志，而不能勤勤恳恳做事，怎么可能成功呢？想起冰心的一首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愿以此诗，与我的学生共勉！

留 言 板

半夜醒来读到谢柯芝老师写的王永堂往事之《推荐上大学》，非常好的一篇回忆性散文。篇幅虽短，却满满正能量。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给读者以启迪。

这是《安康日报》连续刊登的王永堂往事第十三篇。每篇都是王永堂口述，他爱人谢柯芝女士记录。谢老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因为这个缘由，她写的每篇文章我都会仔细阅读。今天这篇写的是她先生当年被公社推荐上大学的事。一个农村娃，中学才上了几个月，当过放牛娃，赤脚医生，最后却能被推荐上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后来又担任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如此精彩的人生，靠的是什么？是运气



申小荣 作